

#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

精華解析

## 范仲淹傳

——《宋史》卷三百一十四

### 【原文】

范仲淹，字希文，唐宰相履冰之后。其先，閬州人也；后徙家江南，遂爲蘇州吳縣人。

仲淹二歲而孤，母更適長山朱氏，從其姓，名說。少有志操；既長，知其世家，乃感泣辭母，去之應天府，依戚同文學。晝夜不息，冬月憊甚，以水沃面；食不給，至以糜粥繼之。人不能堪，仲淹不苦也。舉進士第，爲廣德軍司理參軍，迎其母歸養。改集慶軍節度推官，始還姓，更其名。

監泰州西溪鹽稅，遷大理寺丞，徙監楚州糧料院，母喪去官。

晏殊知應天府，聞仲淹名，召置府學。上書請擇郡守，舉縣令，斥游惰，去冗僭，慎選舉，凡萬余言。服除，以殊薦，爲秘閣校理。

仲淹泛通《六經》，長于《易》，學者多從質問，爲執經講解，亡所倦。嘗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，諸子至易衣而出，仲淹晏如也。每感激論天下事，奮不顧身，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，自仲淹倡之。

天聖七年，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，天子率百官上壽，仲淹極言之，且曰：「奉親于內，

自有家人禮，顧與有官同列，南面而朝之，不可爲后世法。」且上書請太后還政，不報。尋通判河中府，徙陳州。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，市材木陝西。仲淹言：「昭應、壽寧，天戒不遠。今又侈土木，破民產，非所以順人心、合天意也。宜罷修寺觀，減常歲市木之數，以蠲除積負。」又言：「恩幸多以內降除官，非太平之政。」事雖不行，仁宗以爲忠。

太后崩，召爲右司諫。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。仲淹曰：「太后受遺先帝，調護陛下者十余年，宜掩其小故，以全后德。」帝爲詔中外，毋輒論太后時事。初，太后遺詔：「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，參決軍國事。」仲淹曰：「太后，母號也。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。今一太后崩，又立一太后，天下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！」

歲大蝗旱，江、淮、京東滋甚。仲淹請遣使前行。未報，乃請間曰：「宮掖中半日不食，當何如？」帝惻然，乃命仲淹安撫江、淮。所至開倉振之。且禁民淫祀，奏蠲廬、舒折役茶，江東丁口鹽錢，且條上救敝十事。

會郭皇后廢，率諫官、御史伏閣爭之，不能得。明日，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；方至待漏院，有詔出知睦州。歲余，徙蘇州。州大水，民田不得耕，仲淹疏五河，導太湖注之海。募人興作，未就，尋徙明州。轉運使奏留仲淹，以畢其役，許之。

拜尚書禮部員外郎、天章閣待制；召還，判國子監，遷吏部員外郎、權知開封府。

時呂夷簡執政，進用者多出其門。仲淹上《百官圖》，指其次第曰：「如此爲序遷，如此爲不次；如此爲公，如此則私。況進退近臣，凡超格者，不宜全委之宰相。」夷簡不悅。他日，論建都之事。仲淹曰：「洛陽險固，而汴爲四戰之地。太平宜居汴，即有事必居洛陽。當廣

儲，繕宮室。」帝問夷簡，夷簡曰：「此仲淹迂闊之論也。」仲淹乃爲四論以獻，大抵譏切時政。且曰：「漢成帝信張禹，不疑舅家，故有新莽之禍。臣恐今日亦有張禹，壞陛下家法。」夷簡怒訴曰：「仲淹離間陛下群臣，所引用，皆朋黨也。」仲淹對益切，由是，罷知饒州。

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，請書仲淹朋黨，揭之朝堂。于是，秘書丞余靖上言曰：「仲淹以一言忤宰相，遽加貶竄。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？陛下既優容之矣，臣請追改前命。」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，且嘗薦己，願從降黜。館閣校勘歐陽修，以高若訥在諫官，坐視而不言，移書責之。由是，三人者偕坐貶。

明年，夷簡亦罷。自是，朋黨之論興矣。仲淹既去，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。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：「向貶仲淹，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。今朋黨稱薦如此，奈何？」再下詔戒敕。

仲淹在饒州歲余，徙潤州，又徙越州。元昊反，召爲天章閣待制，知永興軍，改陝西都轉運使。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，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，以副之。夷簡再入相，帝諭仲淹使釋前憾。仲淹頓首謝曰：「臣鄉論蓋國家事，于夷簡無憾也。」

延州諸寨多失守，仲淹自請行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。先是，詔分邊兵：總管領萬人，鈐轄領五千人，都監領三千人。寇至御之，則官卑者先出。仲淹曰：「將不擇人，以官爲先后，取敗之道也。」于是，大閱州兵，得萬八千人。分爲六，各將三千人，分部教之。量賊衆寡，使更出御賊。時塞門、承平諸寨既廢，用種世衡策，城青澗以據賊冲；大興營田，且聽民得互市，以通有無。又以民遠輸勞苦，請建划城爲軍，以河中、同、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，春夏徙兵就食，可省糴十之三，他所減不與。詔以爲康定軍。

明年正月，詔諸路入討。仲淹曰：『正月塞外大寒，我師暴露，不如俟春深入，賊馬瘦人饑，勢易制也。況邊備漸修，師出有紀，賊雖猖獗，固已懾其氣矣。划、延、密、邈、靈、夏，西羌必由之地也。第按兵不動，以觀其釁，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。不然，情意阻絕，臣恐偃兵無期矣。若臣策不效，當舉兵先取綏、宥，據要害，屯兵營田，爲持久計。則茶山、橫山之民，必挈族來歸矣。招疆御寇，策之上也。』帝皆用其議。仲淹又請修承平、永平等寨，稍招還流亡，定堡障，通斥候，城十二寨。于是，羌漢之民，相踵歸業。

久之，元昊歸陷將高延德，因與仲淹約和。仲淹爲書戒喻之。會任福敗于好水川，元昊答書語不遜，仲淹對來使焚之。大臣以爲，不當輒通書，又不當輒焚之。宋庠請斬仲淹。帝不聽。降本曹員外郎，知耀州。徙慶州，遷左司郎中，爲環慶路經略安撫、緣邊招討使。初，元昊反，陰誘屬羌爲助，而環慶酋長六百余人，約爲鄉道。事尋露。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，至部即奏行邊，以詔書犒賞諸羌，閱其人馬，爲立條約：『若仇已和斷，輒私報之及傷人者，罰羊百、馬二；已殺者斬。負債爭訟，聽告官爲理，輒質縛平人者，罰羊五十、馬一。賊馬入界，追集不赴隨本族，每戶罰羊二，質其首領。賊大入，老幼入保本寨，官爲給食；即不入寨，本家罰羊二；全族不至，質其首領。』諸羌皆受命，自是始爲漢用矣。

改閬州觀察使，仲淹表言：『觀察使，班待制下。臣守邊數年，羌人頗親愛臣，呼臣爲「龍圖老子」。今退而與王興、朱觀爲伍，第恐爲賊輕矣。』辭不拜。慶之西北馬鋪寨，當后橋川口，在賊腹中。仲淹欲城之，度賊必爭，密遣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，引兵隨之。諸將不知所向，行至柔遠，始號令之。版築皆具，旬日而城成，即大順城是也。賊覺，以騎三萬來

戰。佯北，仲淹戒勿追，已而果有伏。大順既城，而白豹、金湯皆不敢犯。環慶自此寇益少。

明珠、滅臧勁兵數萬。仲淹原欲襲討之，上言曰：『二族道險，不可攻，前日高繼嵩已喪師。平時且懷反側，今討之，必與賊表里，南入原州，西擾鎮戎，東侵環州，邊患未艾也。若北取細腰、胡蘆衆衆爲堡障，以斷賊路，則二族安，而環、鎮戎徑道通徹，可無憂矣。』其后，遂築細腰、胡蘆諸寨。

葛懷敏敗于定川，賊大掠至潘原。關中震恐，民多竄山谷間。仲淹率衆六千，由閭、涇援之。聞賊已出塞，乃還。始，定川事聞，帝按圖謂左右曰：『若仲淹出援，吾無憂矣。』奏到，帝大喜曰：『吾固知仲淹可用也。』進樞密直學士，右諫議大夫。仲淹以軍出無功，辭不敢受命。詔不聽。

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。帝以涇原傷夷，欲對徙仲淹，遣王懷德喻之。仲淹謝曰：『涇原地重，第恐臣不足當此路。與韓琦同經略涇原，并駐涇州，琦兼秦鳳，臣兼環慶。涇原有警，臣與韓琦合秦鳳、環慶之兵，犄角而進；若秦鳳、環慶有警，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。臣當與韓琦練兵選將，漸復橫山，以斷賊臂。不數年間，可期平定矣。願詔龐籍兼領環慶，以成首尾之勢。秦州委文彥博，慶州用滕宗諒，總之。孫沔亦可辦集。渭州，武臣足矣。』帝采用其言，復置陝西路安撫、經略、招討使，以仲淹、韓琦、龐籍分領之。仲淹與琦開府涇州，而徒顏博帥秦，宗諒帥慶，張亢帥渭。

仲淹爲將，號令明白，愛撫士卒；諸羌來者，推心接之而不疑。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。元昊請和，召拜樞密副使。王舉正懦默不任事，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，請罷舉正用仲淹。

遂改參知政事。仲淹曰：『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？』固辭不拜，願與韓琦出行邊。命爲陝西宣撫使。未行，復除參知政事。會王倫寇淮南，州縣官有不能守者，朝廷欲按誅之。仲淹曰：『平時諱言武備，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，可乎？』守令皆得不誅。

帝方銳意太平，數問當世事，仲淹語人曰：『上用我至矣，事有先后，久安之弊，非朝夕可革也。』帝再賜手詔，又爲之開天章閣，召二府條對。仲淹惶恐，退而上十事：

一曰明黜陟。二府非有大功、大善者不遷，內外須在職滿三年，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，須通滿五年，乃得磨勘。庶幾考績之法矣。

二曰抑僥幸。罷少卿、監以上乾元節恩澤。正郎以下若監司、邊任，須在職滿二年，始得陞子。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。任子之法無冗濫矣。

三曰精貢舉。進士、諸科請罷糊名法，參考履行無關者，以名聞。進士先策論，后詩賦，諸科取兼通經義者。賜第以上，皆取詔裁。余優等免選注官，次第人守本科選。進士之法，可以循名而責實矣。

四曰擇長官。委中書、樞密院先選轉運使、提點刑獄、大藩知州。次委兩制、三司、御史臺、開封府官、諸路監司舉知州、通判。知州、通判舉知縣、令。限其人數，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。刺史、縣令，可以得人矣。

五曰均公田。外官廩給不均，何以求其爲善耶？請均其入，第給之，使有以自養，然后可以責廉節，而不法者可誅廢矣。

六曰厚農桑。每歲預下諸路，風吏民言農田利害，堤堰渠塘，州縣選官治之。定勸課之法

以興農利，減漕運。江南之圩田，浙西之河塘，墮廢者可興矣。

七曰修武備。約府兵法，募畿輔強壯爲衛士，以助正兵。三時務農，一時教戰，省給贍之費。畿輔有成法，則諸道皆可舉行矣。

八曰推恩信。赦令有所施行，主司稽違者，重置于法。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。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。

九曰重命令。法度所以示信也，行之未幾，旋即釐改。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，刪去煩冗，裁爲特赦行下。命令不至于數變更矣。

十曰減徭役。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。省縣邑戶少者爲鎮，并使、州兩院爲一，職官白直，給以州兵，其不應受役者，悉歸之農。民無重困之憂矣。

天子方信向仲淹，悉采用之；宜著令進，皆以詔書畫一頒下。獨府兵法，衆以爲不可而止。

又建言：『周制，三公分兼六官之職，漢以三公分部六卿，唐以宰相分判六曹。今中書，古天官冢宰也。樞密院，古夏官司馬也。四官散于群有司，無三公兼領之重。而二府惟進擬差除，循資級，議賞罰，檢用條例而已。上非三公論道之任，下無六卿佐王之職。非治法也，臣請仿前代。以三司、司農、審官、流內銓、三班院、國子監、太常、刑部、審刑、大理、群牧、殿前馬步軍司，各委輔臣兼判其事。凡官吏黜陟、刑法重輕、事有利害者，并從輔臣予奪。其體大者，二府僉議奏裁。臣請自領兵賦之職。如其無補，請先黜降。』章得象等皆曰不可。久之，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，仲淹領刑法。然卒不果行。

初，仲淹以忤呂夷簡，放逐者數年。士大夫持二人曲直，交指爲朋黨。及陝西用兵，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，拔用之。及夷簡罷，召還，倚以爲治。中外想望其功業。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，裁削幸濫，考覆官吏，日夜謀慮興致太平。然更張無漸，規摹闊大。論者以爲不可行。及按察使出，多所舉劾，人心不悅。自任子之恩薄，磨勘之法密，僥幸者不便。于是，謗毀稍行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。

會邊陲有警，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。于是，以仲淹爲河東、陝西宣撫使，賜黃金百兩，悉分遺邊將。麟州新羅大寇，言者多請弃之，仲淹爲修故寨，招還流亡三千余戶；蠲其稅，罷榷酤予民。又奏免府州商稅。河外遂安。比去，攻者益急。仲淹亦自請罷政事，乃以爲資政殿學士、陝西四路安撫使，知邠州。其在中書所施爲，亦稍稍沮罷。

以疾請鄧州，進給事中。徙荆南，鄧人遮使者請留。仲淹亦願留鄧，許之。尋徙杭州。再遷戶部侍郎，徙青州。會病甚，請潁州。未至而卒，年六十四。贈兵部尚書，謚文正。初，仲淹病，帝常遣使賜藥存問。既卒，嗟悼久之，又遣使在其家。既葬，帝親書其碑曰：『褒賢之碑。』

仲淹內剛外和，性至孝。以母在時方貧，其后雖貴，非賓客不重肉。妻子衣食，僅能自充。而好施予，置義莊里中，以贍族人。泛愛樂善，士多出其門下。雖里巷之人，皆能道其名。死之日，四方聞者，皆爲嘆息。爲政尚忠厚，所至有恩。閭、慶二州之民與屬羌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。及其卒也，羌酋數百人，哭之如父，齋三日而去。四子：純佑、純仁、純禮、純粹。

### 【譯文】

范仲淹，字希文，是唐朝宰相範履冰的后代。他的祖先，原是陝西邠州人；後來遷移江南定居，就成了蘇州吳縣人。

仲淹剛兩歲的時候，父親便去世了，母親改嫁到淄州長山縣朱家，他也就跟着姓了朱，名叫朱說。仲淹在少年時代就很有志氣，當他漸漸長大起來，知道了自己家世的時候，深感悲痛，就流着眼淚，毅然辭別母親，離開長山，孤身前往應天府，投靠在戚同文門下（按：實際是戚同文的后人）學習。他每日苦讀，冬天疲乏到了極點，竟用涼水洗臉，來驅除倦意。他的食物很不寬裕，甚至不得不靠喝粥來度日。對於一般人來說是難以忍受的生活，范仲淹卻從不叫苦。

他通過科舉考試，成為進士，被任命為廣德軍的司理參軍。這時，他把母親接來，贍養侍奉。調任集慶軍節度推官后，便恢復了原來的範姓，改名仲淹。仲淹前往泰州西溪鎮鹽倉作監稅官，晉升為大理寺丞，又調移楚州糧料院作監官。這時，他的母親去世，他便離職辦理喪事。

應天府的知府晏殊，聽說仲淹以好學聞名，便召請他到府學主持教務。他上書朝廷，提出一系列建議：選擇賢明的人作州郡長官，推薦有成績的人當縣令，清除社會上的游散懶惰勢力，裁減冗員并取締過度侈費，嚴格選舉制度，培養將帥以加強邊防等。這封上書長達一萬余字（實際不足萬字）。待他服喪三年之后，因為得到晏殊的舉薦，榮任館職秘閣校理。

仲淹通曉《六經》，特別以通曉《易》經為特長。很多學習儒經的人，都來向他請教、咨詢。他捧着經書為人們講解，從來不知疲倦。他還用自己的俸祿購買飯食，供給前來求學的各地游士，以至自己的孩子們衣冠不整，出門時不得不輪流更換一件較好的衣衫。而仲淹對此，竟處之泰然。每當談論起天下大事，他都慷慨激昂，奮不顧身。當時士大夫間注意品格修養和講究節操的風尚，正是在范仲淹的倡導下開始形成的。

天聖七年，劉太后預備在冬至這天接受朝拜大禮；屆時，仁宗皇帝將親率文武百官，為太后上壽。范仲淹認為這事不妥，上書詳細論述了自己的意見，并且說：『宮中侍奉親長，自當有家庭的禮法；但在朝廷上，皇帝與百官站在一起，面向南方（北方）去朝拜母后，却不可開此先例，讓后世跟着這樣辦。』他還上書請劉太后撤簾，將朝政大權交還仁宗皇帝。這奏書沒有得到答復。不久，他便受命離京，往河中府去做通判。後來又調至陳州做通判。那時，朝廷正從陝西征購木材，運往京師，建造太一宮和洪福院。仲淹上奏說：『不久以前，昭應宮、寧壽觀接連毀于火災，上天的懲戒過去才不久，如今又大興土木，破費民產，這可不是順人心、合天意的事情。應該停止修建寺觀，減少平常年景征購木材的數量，以及免除民間在這方面的上供積欠。』他又說：『受到寵幸的人，不經過有關部門的任命手續，紛紛由皇宮里直接降敕授官，不是太平之政。』這些意見雖然未被採納實行，仁宗却認為范仲淹忠心耿耿。

劉太后死后，他被召回京師，做了右司諫。上書議論國事的群臣們，這時大多揭露劉太后生前聽政時的過失。仲淹說：『先帝去世以來，太后養育和照護陛下十余年，應該替她遮掩小錯，以成全她作太后的德譽。』于是，仁宗皇帝向朝廷內外降下詔令，戒諭臣僚們，不要隨便

議論太后垂簾時的得失。

當初太后臨終時，曾立過遺詔，囑咐讓太妃楊氏接替她作皇太后，參預軍國大事的決策。范仲淹上奏說：「太后，是皇帝母親的專用稱號，自古以來，沒有因養育皇帝有功便被立做母親的。如今一個太后去世，又立一個太后，天下人怕要懷疑陛下一天也離不開母后的扶助呀！」

這年鬧大蝗災、大旱災，江南路、淮南路、京東路的災情特別嚴重。仲淹奏請朝廷，派遣使臣前往災區巡視。沒有得到答復，就請問道：「宮廷中的人如果半日不吃飯，會怎麼樣呢？」仁宗聽了，臉上露出悲哀的神情，便派仲淹去慰問江南路、淮南路災區。仲淹所到之處，開倉賑濟饑民，并禁止災民濫設祠廟祭祀天地鬼神，還奏請朝廷減免廬州、舒州這年應該上供的折役茶，減免江南東路這年應該繳納的丁口鹽錢，而且呈上一篇《救弊十事》的奏札，逐條論述了朝政弊端。

恰巧那時又發生郭皇后被廢為妃的事，他率領諫官和御史，跪伏在垂拱殿門前，為反對廢后而爭諫。沒有達到目的。第二天，他們準備在殿廷上留下百官，一同為此事與宰相辯論。可是，剛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，便已有詔旨傳下，命他離開京師，去做睦州知州。過了一年多（半年），他被調到蘇州做知州。蘇州地區積水過大，許多農田不能耕種。仲淹募人開修五條河渠，疏導田間積水與太湖之水，將它們引入大海。他募人興修的這些河渠還沒能開通，忽然被調做明州知州。兩浙路轉運使奏請讓仲淹暫留蘇州任上，以便完成他業已開始的水利工程，朝廷又準許了轉運使的奏請。

此后，他升任禮部員外郎、天章閣待制，被召回京師，判國子監；接着，又調任為吏部員外郎，任權知開封府事。

這時，宰相呂夷簡執掌朝政，受到重用和提拔的官員，大都是走呂家門徑或跟從過呂夷簡的人。針對這種情況，仲淹向仁宗呈上一份《百官圖》，指着上面開列的衆官晉升順序說：『像這樣的晉升，是循序升遷；像這樣的遽然晉升，是不合次序的提拔。如果說這些循序升任出于公道，那么，那些不合次序的遽然提拔，便是出于私意了。況且，大凡屬於天子近臣的破格提拔和官職貶降，也不該全都交付宰相去辦。』夷簡對此很不高興。另一天，朝中討論建國都問題。仲淹說：『洛陽地勢險要，城池堅固；而汴梁是四方戰爭必經之地。太平年月，天子適于居住汴梁；如有急難情事，必須西居洛陽。應當慢慢擴大洛陽的儲備，修繕那里的宮室。』皇帝詢問夷簡關於遷都的意見，夷簡說：『仲淹這種不切實際的說法，是迂腐的空論！』仲淹便又連寫四篇論奏，獻呈仁宗。這四篇論奏的內容，大都是指責當時的朝政狀況。仲淹又說：『漢成帝由于過份相信了宰相張禹的話，不再懷疑母舅王氏家的政治野心，因而才招致舅家子王莽篡位的災禍。我恐怕今天也有張禹那樣的人，破壞陛下的家法。』呂夷簡大怒，向仁宗說：『范仲淹這些話，是在有意破壞我們君臣之間的親密關係。他所薦舉和引用的人，都是他的一伙同黨！』仲淹奏對爭辯，詞語越發急切。由此，他被罷免天章閣待制之職，貶往江西路饒州做知州。

殿中侍御史韓瀆，為迎合宰相的旨意，奏請把仲淹同黨的人名寫成一榜，在朝廷上張貼公布。于是，秘書丞余靖上奏說：『范仲淹因一句話得罪了宰相，立即遭到貶斥和流放。況且前

次他所議論的，難道不是關於陛下母子、夫婦之間的事嗎？陛下已寬容了他，甚至還對他十分優遇。如今我請求陛下追回前詔，另加修改。」太子中允尹洙上書訴告自己與仲淹的關係，不僅是好友，平素以仲淹為師，而且仲淹還曾經稱薦過自己，寧肯跟仲淹一起降職，受到貶黜。館閣校勘歐陽修，鑒于諫官高若訥對范仲淹蒙冤被貶一事竟袖手旁觀，身為言官而默默不言，便寫信去責備他。因此，余、尹、歐三人，都共同為仲淹一案而被貶官。

第二年，呂夷簡也被罷相。從此，圍繞「朋黨」的爭論便興起了。范仲淹離京以後，士大夫們為他辯白并舉薦他回朝的奏書接連不斷。仁宗對宰相張士遜說：「以前貶降仲淹，是因為他曾秘密地奏請要立一個皇太弟，做為皇位繼承人。今天他的同黨這樣贊揚并薦舉他，怎麼辦？」于是再次下詔，禁戒百官結黨。

仲淹在饒州做了一年多知州后，調往潤州；后又調到越州做知州。元昊反叛宋朝后，他被召入朝，恢復了天章閣待制之職，出任陝西路永興軍的知軍州事，接着又改任陝西都轉運使。那時，夏竦做陝西經略、安撫、招討使，朝廷又提升仲淹，以龍圖閣直學士之職做夏竦的副手。呂夷簡這時也再度出任宰相。仁宗皇帝勸告仲淹，讓他解除當年與呂夷簡的怨惡。仲淹叩頭回答說：「我以前論奏都屬於國家公事，對呂夷簡個人是沒有怨恨的。」

地處宋夏邊境的陝西延州附近各寨，當時在夏軍圍攻中紛紛失守。仲淹主動請求到那里去，于是被提升為戶部郎中兼知延州事。以前，皇帝詔旨規定，各級將領分別統率一定數量的邊防軍：「總管」帶領一萬人，「鈐轄」帶領五千人，「都監」帶領三千人。敵人若來侵犯，地位低的軍官要先行出陣抵抗。仲淹說：「戰將不選擇適當的人，只以官階高低作為出陣先后的

標準，這是自取滅亡的辦法。」于是，他認真檢閱了本州的廂兵，得到了一萬八千名合格士兵，把他們分成六部，讓每個將領統率三千人，分別進行訓練。臨戰時根據敵軍多寡，調遣他們輪流出陣抗敵。那時，延州所屬的塞門、承平等各塞，已被棄。他採納種世衡的計策，築起一座青澗城，以此來阻擋夏軍的鋒芒。他組織大批民戶耕種官田，並開放民間貿易，以便邊民互通有無。又因為當地百姓邊陲輸納賦課，過于勞苦，便奏請將划城縣升建為軍一級的行政單位，讓河中府、同州、華州的中下等戶，就近送繳課稅，在春夏季節，則調划延兵馬來划城這里，就近購食軍糧，可以節省十分之三的買糧開支，還不算別的減省。皇帝詔命該軍為康定軍。

第二年正月（當年十二月），仁宗詔命陝西各路出兵征討西夏。仲淹說：「正月間塞外最冷，我軍露天受凍，不如等待春季出兵，深入敵境。那時敵方馬瘦人饑，我軍就容易控制形勢了。況且，那時邊防軍備逐漸加強，部隊行動紀律嚴明，敵軍就算猖獗，在氣勢上必被我軍懾服了。划、延州，緊鄰着西夏的靈、夏二州，是邊界西羌族的必經之地。暫時只宜按兵不動，注意觀察他們的破綻，讓我慢慢用恩惠和信義招納他們前來歸附。不然，傷了感情，我恐怕將來要罷兵休戰，也沒有時間了。假若我的安撫策略無效，就撥兵先奪取綏州和宥州，占據要害地區，屯兵營田，作長久打算。那么，茶山、橫山一帶的人，必將帶領全族來歸順的。既開拓疆土，又抵禦敵寇，這是上策啊！」逐漸招回流亡寨外的人，堅固堡壘屏障，進行敵情偵察，把十二座舊寨改建為城。于是，羌族與漢族的流散百姓陸續歸來，恢復了舊業。

很久以後，西夏皇帝元昊將被俘宋將高延德送回，借此表示願與仲淹停戰議和。仲淹寫信勸元昊徹底罷兵，莫再犯宋。恰巧宋將任福在好水川吃了敗仗，元昊給仲淹復信，用語很不客

氣，仲淹便當着來使的面，燒了那封信。（其實暗留副本，佯作盡焚）朝中大臣認為仲淹不該擅自與西夏通信，更不該隨意把西夏書信燒毀。宋庠甚至奏請斬殺仲淹。仁宗皇帝沒有聽從他的意見，只將仲淹由戶部郎中降為本部員外郎、知耀州。後來又調到慶州做知州，升階為左司郎中，做環慶路經略、安撫使和緣邊招討使。當初元昊稱帝時，曾秘密引誘歸順宋朝的羌族人，協助他們侵宋。居住環慶路的六百多個羌族人頭領，也答應作夏軍的向導。這事不久就敗露了。仲淹因為羌人對宋朝反復無常，在到達自己的防區時，就奏請赴邊境巡察。他用宋朝皇帝詔命的名義，犒賞羌族各部，檢閱他們的人馬，還同他們約訂了幾項條規：「假若舊仇業已和解或了結，而又自行報復并傷人，罰羊一百頭，馬兩匹；其中已殺了人的，要斬首。因欠債而引起的爭訟，聽憑當事人報告官府來處理；隨便扣押、捆綁無辜者，罰羊五十頭，馬一匹；西夏軍馬侵入邊界時，老少進入本寨自衛，官府供給食糧。屆時不入城寨的人家，罰羊兩頭；全族不到寨自衛，便扣押他們的首領。」羌族各部都表示服從這些條規。從此，他們開始為宋朝效力了。

被改授閬州觀察使的武職時，仲淹上表說：「觀察使在朝班中的位次，在待制之下。我守邊數年，羌族人對我十分親善，稱呼我為「龍圖老子」。今天降低到與部下王興、朱觀為同輩（居方榮、劉興之下），只怕連敵軍也會輕視的。」他沒有接受這一新官。慶州西北的馬鋪寨，正當后橋川口，深處在西夏境內。范仲淹想在那里築城，料定敵軍必來爭奪，便秘密派兒子純佑與將領趙明一起，先占據這一地區，自己引兵隨后前往。出發時諸將并不知道行軍的目的，部隊走到柔遠寨，才發布築城號令。版築一類築牆工具都已準備好，只用十天時間，就築

成一座新城。這就是大順城。敵軍發覺了，派三萬騎兵來攻，并在戰鬥中佯裝敗退。仲淹告誡部下，不去追殺他們。後來知道，敵軍果然有埋伏。大順城建成后，白豹城、金湯寨一帶的夏軍都不敢再來進犯，環慶路從此也很少發現敵踪。

宋、夏之間的明珠、滅臧兩部族，擁有強兵數萬。仲淹聽說涇原路宋軍想要襲擊、討伐這兩族，便上奏朝廷說：「通往明珠、滅臧二族的道路很險惡，我軍不可出擊。前些時候，高繼嵩的軍隊已經為此敗亡。這二族平時尚且心懷二意，如今再討伐他們，他們勢必與敵軍勾結，向南入侵我原州，向西騷擾我鎮戎軍，朝東入侵我環州，邊患將難于止息了。若能在北部細腰、胡蘆等處泉溪地帶，建築堡壘屏障，從而切斷夏軍與二族間的通路，那麼，這兩族既可安心歸附，而環州與戎軍之間被二族截斷的近路小道，也可以暢通無阻。這一帶邊防，就不用憂慮了。」此后，涇原路宋軍便築了細腰、胡蘆等各寨（乃兩年以後之事）。

葛懷敏在定川戰敗時，夏軍大舉進犯，深入到渭州潘原縣一帶。整個關中都驚恐萬狀，百姓紛紛往山谷林間逃竄。范仲淹率領六千兵將，由閬州、涇州出發，去援救涇原路。聽說敵軍已撤出邊寨，才率師返回。當初，定川戰敗等消息傳到朝廷時，仁宗皇帝審視地圖對身邊大臣說：「假若范仲淹出兵援救，我就不愁了。」范仲淹的奏報一到，仁宗大喜說：「我原來就知道范仲淹是可以信用的！」隨即將仲淹晉升為樞密直學士、右諫議大夫。范仲淹因為自己這次軍出無功，上表謝辭，不敢接受新的任命。但仁宗不聽他辭讓的意見，仍命他晉升新職。

那時，已經任命文彥博做涇原路經略、安撫、緣邊招討使。仁宗又認為涇原路在戰火中傷殘累累，想讓范仲淹、文彥博對調轄區，彼此換防，并派王懷德做使臣去宣告此事。范仲淹謝